

节义千秋

树

索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陆元林

节 义 千 龄

树 菜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625 插页 4 字数 81,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书号：10078·3303 定价：0.58元

余之浩气兮
化为风霆。

余之精魂兮
变为日星。

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
垂节义于千龄。

——张煌言《采薇吟·放歌》

0-211-77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的中篇历史小说。

明末，清军步步入侵，江南人民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组织义军，奋起抵抗。浙东人民倡义后，共推张煌言为领袖，联合浙江各地义师，树起抗清旗帜，英勇斗争。

作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生动而形象地描写了张煌言不幸被捕入狱，不为利诱，不畏强暴，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说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朴质流畅，富有时代特色。

第一章

甲辰年^①七月初十。

连绵的阴雨持续了好几天，这一天从中午起，淅淅沥沥的雨脚虽是停歇了，但天色却并未放霁，铅灰色沉甸甸的云层仍旧紧压在辽阔的东海海面上。远处的岛影、往来的樯帆，连同那些上下飞翔着的海鸥，都被笼罩在这一片阴霾之中，依稀蒙眬，若隐若现。

在浙东海外的黄泽洋面上，离舟山岛东南七十里处，有一个荒瘠的小岛，名叫悬褰岛。这座小岛的方圆不过四五里，全岛是一座形势陡峻的小山，山顶约摸有二十来丈高。在山南有一条港汊勉强可通舟楫，但也是水道弯曲，乱礁密布，稍大一点的船只就无法进港傍岸了。山的背后则是一片难以攀登的山岩峭壁。象这样

^① 即公元一六六四年。

一座既不能耕种、又难于泊船的荒岛，当然是不会有人来居住的。只传说在元末战乱之时，曾经有一个人到这里来结庐隐居，开垦出一小片荒地来躬耕自给，但这已是数百年前的事了，现时连那个隐居者留下的遗迹也无处寻觅了。

但在这座人迹罕至的荒岛上，现在却新盖起了几间茅屋，分布在山脚下和山腰间。山脚边的那三间茅屋都是用岛上生长的青竹搭起来的，顶上铺上点茅草，所以与其说是茅屋，倒不如说只是些寮棚，其作用只有聊遮一下风雨而已。只有孤零零地造在山腰间的那一间盖得比较讲究些，非但房顶上铺的茅草格外厚实，而且在南北两面都开了窗户。

此刻，在那扇面南的窗前站着个中年人，他正反负起双手眺望眼前那一片灰濛濛天水相接的海面。此人面庞清瘦，颧骨微突，两道细黑的眉毛下长着双丹凤眼，年纪不过四十五六岁，但颌下那稀疏的长须中已夹杂了缕缕银丝。他身穿黄麻道袍，腰束鹅黄色丝裤，头上戴顶半旧的玄色儒巾。他便是南明永历^①朝所任命的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浙东抗清义师的领袖张煌言。

① 永历即桂王朱由榔，是继隆武之后的南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权。

从弘光四年^①同钱肃乐、郑遵谦等一起在浙东集师举义以来，在这十九年中，他与张名振、郑成功等曾三渡闽海，四入长江，转战千里，驰骋江浙，光复名城三十座，从满族侵略者手里收复了大片失地，使侵略军队闻名胆寒，然而由于南明政权的内部分裂和指挥者在战略上的失误，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归于失败，迫使他不得不退守到浙东沿海的临门岛上进行屯垦练兵，伺机再起。但随着永历帝在云南被杀，农民军首领李定国绝食而死和郑成功在台湾病故，抗清斗争的局势每况愈下，虽则浙东一隅还由张煌言独力支撑，但也成了强弩之末。这时，清廷为了消灭浙东这最后一支抗清武装，一方面发动军事进攻，一方面又实行迁界政策，勒令沿海居民一律迁入离海三十里之内，严禁渔舟商船出海，以此来隔绝陆上人民和沿海各岛义师之间的联系。在这样的局势下，张煌言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接着又在三都湾遭到清军水师的围攻，伤亡十分惨重。为了保存抗清力量，张煌言便不得不下令遣散余部，化整为零，到民间掩蔽起来，以图再起。他自己则带领了十几

① 弘光四年乃公元一六四七年，亦即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的末一年。

个部属，隐蔽在这悬壘岛上，等待机会，再行举事。

在张煌言的身后，侍立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是都司叶云，约摸二十四五岁，在散军之前，他一直是张煌言亲兵营的统带军官；另一个是张煌言的侍仆杨冠玉。他从十二岁起，一直同主人形影不离，曾经好多回跟随张煌言涉危蹈险，出生入死，因此颇受张煌言部属的尊重，大家称呼他为“小杨相公”。

张煌言凭窗伫立着眺望了半晌，忽地开口吩咐道：“冠玉，拿剑过来！”

杨冠玉随侍张煌言多年，他明白张煌言此刻心中分外愁闷，想以舞剑来驱散胸中的抑郁，便走过去摘下挂在床头上的那柄青霜剑，捧着走到张煌言面前，躬着身说道：“回禀家爷，外面雨刚停，地下还很滑，家爷要舞剑，还是等地面干些吧。”

张煌言朝窗前那块土坪望了一眼，便挥了挥手教杨冠玉退下，又朝窗外凝望了一会，忽地长出口气，低声自语道：“唉，到何时才得从头收拾这旧山河哪？”

站在后面的叶云听到主帅的这些低语，知道他今天心中十分不畅，待要劝慰几句，在急切

中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正在这时，从山顶方向传来阵急促的呜咽声。叶云侧耳听了下说道：“大人，黄猿在啼叫，大概是发现海上有船过来了。”

叶云的话音刚落，一只比狸猫略大一些的小动物，从陡崖嶙岩之间飞快地跳蹦下来，跑到茅屋前面，一跃跳进张煌言怀里，一只前爪攀住他肩头，另一只爪子直指向窗外，嘴里发着急促的呜咽声。

那蹦进来的是一只猴子，是三年前李定国从云南派人带来送给张煌言的。当时共有两只。张煌言给其中一只毛色棕黑的起名叫黑猿；这只毛色金黄，便起名叫黄猿。这两只猴子经过一番调教之后，便能担任起守望放哨的任务。一年前，在临门军中的时候，黑猿害了场重病，某天早晨，杨冠玉发现它抱住了帐前的一棵香樟树上的丫枝死了。黄猿为此悲啼了好几天，张煌言心中也颇为凄然，还特地赋了一首五律来哀悼这只猴子。临门散军之后，他把黄猿也带来悬壘岛，又经过了一番训练，教会了它不分昼夜地攀在山顶的树梢上了望。如果发现远处海上有船只驶近，它便马上啼叫起来报警。此刻，张煌言知道海面上有船来了，便一边抚摩着

黄猿的颈背，一面吩咐道：“冠玉，你拿千里镜来。”

杨冠玉走进里屋，从木箱里面取出一只两尺来长的黄铜千里镜来，凑到眼前朝窗外的海面上望着。这只千里镜，是郑成功过去在福建海面上俘获一艘荷兰海盗船时所缴获的战利品，以后在联师进军长江时赠送给张煌言的。杨冠玉望了一会，放下千里镜，面现喜色地回头说道：“禀家爷，是去接吴守备的船回来了！”

“哦，回来了！”张煌言也现出了点兴奋的神情，“拿来我看！”

杨冠玉把千里镜递给张煌言。张煌言把眼睛凑到镜孔前看着。这时，透过这只放大八倍的千里镜，他能看到在远处的水平线上有一艘帆船正在顺风驶来。那是条渔船，船身全长约摸两丈左右，平底翘首，既可以扯篷，又能够摇橹。这种类型的渔船既能经得住海上风浪的颠簸，又能划得进水乡城镇中的那些狭窄河道。由于这类渔船的船舱席篷大多是灰黑色的，所以这里的百姓们就叫它们做乌篷船。此刻，在这条船的桅杆顶上扯着面尖角形的小旗，这正是约定归航时所挂的信号。张煌言放下千里镜，高兴地吩咐叶云道：“正是国华回来了，你快到

下面去接他们一下。”

叶云答应了声，快步朝屋外走去。张煌言又吩咐杨冠玉道：“你马上去请罗参军和王参军到这里来议事！”

悬壑岛的这座山名叫花寨山，据说这山名还是元末那个隐士到这里来时所起的，在以后的四百多年中一直没人居住过，连山路都没有。自张煌言避居到这里之后，除掉盖起了那几座茅屋以外，还开辟了几条上下的小径。当叶云沿着崎岖弯曲的小道，走到汉港前面时，住在山下的亲兵也已经发现了这条来船。于是他们一起看着那条乌篷船渐渐驶近，又看着船上的人收帆架橹，小心地避开岛前那些嶙峋的礁石，把船朝汉港里划进来。当船快靠岸时，从舱里钻出个人来，看到岸上的叶云，便挥摇着手大声招呼道：“叶老爷！叶老爷！”

这喊话人便是张煌言派往内地去公干的亲兵营守备吴国华，他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身材瘦长，相貌虽说不上清秀，五官却长得挺端正；头发却薙得精光滴溜，露出发青的头皮；一条松松的发辫盘在颈脖间。他这副模样，同岸上那些蓄发束髻的人相比起来，显得有点刺目。当船头离岸还有三四丈时，从船梢上走过来一

个十四五岁打着赤膊的孩子，也留着条发辮，这便是这条乌篷船上的船夫邹山的儿子小山。此刻，他捡起缆绳跳进水里，涉水把船牵到岸边，把缆绳缚好在木桩上。这时，吴国华腾地一步跳上岸，过来对叶云拱着手说：“叶老爷，久违了。”

“久违，久违。”叶云也拱着手说，“吴老爷一路可都平安？”

“托福。总算没出什么事。只是沿途鞅子的关卡盘查得很紧，所以在路上多耽搁了两天，让邹山在定海等急了。”

这时，周围的几个兵弁都向吴国华招呼寒暄着。叶云说道：“阁部大人正在等着你，特意派我来接吴老爷的。”

吴国华听完之后，便朝周围拱着手说：“诸位少陪，等吴某见过了阁部大人再来同大家畅叙。”说罢，挟着只小木箱跟着叶云朝山上走去。

叶云引着吴国华循原路走回到山腰间，当他们走进那间敞开着门的茅屋里时，杨冠玉已经把罗子木和王居敬传唤来了，此刻分上下首坐在张煌言两旁的两张白木板凳上。罗子木今年三十四岁，长得身材矮胖，皮色黝黑。他是江苏溧阳人，由于家道贫寒，年轻时便到苏州当塾

师，永历十二年^①，郑成功同张煌言联师北伐的时候，他的族叔罗蕴章在郑成功部下任左军总兵，便赶到仪真，请族叔引见拜谒张煌言，两人一见如故，张煌言曾委托他代拟过晓谕江南百姓的檄文。郑成功在南京兵败，当全军仓卒退出长江时，他正在镇江金山寺里，看到舰队败退，便乘上小船径直划到郑成功的座舰上，当面谏阻道：“千岁现在的兵力还强盛，不该因为小遭挫败而丧了锐气。现在鞑子在偶胜之下必定疏于戒备。千岁正可以转帆回师，趁虚而入，南京当可一鼓而破。如果再失掉这个良机，只怕再想振作也不容易了。”说罢，拉住了郑成功的手顿足大哭不止。郑成功默然地不作回答，只吩咐左右把罗子木搀扶下船，便率师退出长江去了。以后罗子木便到浙东投奔张煌言，协助他在临门屯垦练兵，成为张煌言部下最亲信和最重要的幕僚，四年多来与张煌言形影不离，在散军之后也随他匿居到这悬壘岛上，仍旧为他谋划军事，草拟文告。王居敬的年纪在三十上下，身材瘦小，面黄无须，他是浙江黄岩人，少年时便拜在张煌言门下受业，多年来一直在张煌言幕中执掌文案。四年前才由鲁王下敕，正式授职

^① 即公元一六五八年。

为赞画，张煌言的部属这才由原来的“王师爷”改口称他为“王参军”了。

吴国华踏进茅屋，抬头看了下，便放下挟着的木箱，趋步上前朝着坐在正中的张煌言跪下，一面叩头一面说道：“末将叩见阁部大人。”

张煌言略欠了下身子，摆着手说：“少礼，你起来吧。”

吴国华叩过头站起来，又依次向罗子木和王居敬作揖道：“末将参见两位参军。”

罗子木和王居敬一齐站起来拱手道：“吴守备请少礼。”

张煌言侧过头吩咐侍立在后的杨冠玉：“给国华端个座来。”

杨冠玉搬过张白木板凳放在王居敬的下首。吴国华说道：“阁部大人面前哪里有末将的座位。”

张煌言说道：“你旅途劳顿，坐下谈吧。”

吴国华谢过了座，侧着身在板凳上坐下。张煌言问道：“国华，你这趟出去了一个多月，内地的情形如何？”

“阁部大人容禀。”吴国华站起来躬身道，在张煌言做了个手势之后，便重又坐下开始讲起来，“末将是在七月中旬到郧阳的，到那儿找到

了个人，原是十三家军袁宗第部下的哨总，我要他想法带我去见李来亨，面交阁部大人的密札。可他告诉我说：就在七月初从湖广一带传来消息，说鞑子从六月起便调集重兵，把李来亨全军围困在茅麓山里。在苦战半个多月之后，李军粮尽援绝，势穷力竭，李来亨全家自尽，部下三万多人全部殉国……”

“什么？李军竟就这样完了？”张煌言失声叫了出来，直立起来瞪目看住了吴国华问道，“你打探确凿了没有？可是鞑子放出的谣言？”

吴国华站起来躬着身回答道：“回禀大人，末将乍听之下，也怕是鞑子所造的谣言，或是老百姓之间以讹传讹的传闻，当然未敢轻信，可以后辗转找到了李来亨的一个部下，据他所说，这些确是实情，李军确已全军覆没了。”

张煌言听到这个消息，颓然地坐回到椅子上，紧锁起眉头思索着。对于荆襄十三家军在川鄂边境受到清军重兵围攻，他是很清楚的，那些农民军的首领如郝永忠、刘体仁和袁宗第等虽然相继战死，但他还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十三家军著名将领李来亨的身上，因为即使由于远离千里，两军无法联师作战，但如果李来亨的部队能在湖广一带牵制住清军的大量兵

力，那么在这儿闽浙沿海一带重整义师就还能有所指望。同时，浙东义师的重兴对于分散清兵的兵力，帮助十三家军的余部取得喘息和发展的机会也是有很大作用的。这回他派遣吴国华带上自己的密札上湖广一带去找李来亨，正就是为了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在这封密札中，他完全摒弃了过去永历和鲁王朝廷中某些士大夫把抗清农民军看作是“流贼余孽”的偏见，客气地称呼李来亨为“李将军”，并且恳切地说明两军东西之间互为呼应对于兴复明室大业的成败得失的关系。现在，却想不到李来亨的部队这么快就覆灭了，十三家军至此就等于全部溃散了，这对于自己在浙东重整义师的计划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想到这里，张煌言不禁喟然地长叹一声，清瘦的脸上升起了层忧虑的阴云。

吴国华一直垂手侍立着，他为自己带回来的这个噩耗而感到惶恐不安。这时，他嗫嚅着开口说道：“启禀阁部大人，茅麓山里的李军虽已溃散，可在湖广一带也还联络上了一些人和几支小股队伍，对于兴复大业还是有用处的。”

“哦，联络上了哪些人？”张煌言脸上的愁容驱散了些，这才注意到吴国华一直站立着，便指